

世補齋醫書前集

論文四

世補齋醫書 文十三

壻歸安

元和陸懋修九芝著

受業

羅山方連軫坤吾
參校
溧水濮賢慈雲依

子

潤庠鳳石

重訂傅徵君女科序

經生家言每以闢去常解獨標新義爲傑出冠時之作至於
醫之爲道因病施治隨證立方宜若無所爲常亦無所爲新
矣然而一病也有陰陽有寒熱有表裏有虛實且有真假其
病若相同其所以爲病則大異世醫狃於習俗樂於淺嘗人

云亦云、但就病名爲治、不進求病本之何在者、比比然也、先生此書、每論一病、必先列常解於前、而後自解之、非故求新、不囿於常、則自成爲新耳、書凡女科二卷、產後編二卷、女科已列有產後一門、而產後編中各病、又與女科卷末似一似二、或重見而疊出、或此有而彼無、先生本屬兩書、讀者反覺贅見、因揣先生於產後治法、若專爲錢氏生化湯發明、因卽易其名曰生化編、以避兩書重複、而仍不失原書本旨、當猶是先生之志也、嘗謂先生力求其新、適得其常、固非炫異矜奇者比、修之服膺是書有年矣、始從吳江靜安宗老處得見鈔本、繼又得海山仙館本校讀數過、惜其語句叢雜、體例舛

錯且產後編中所列類傷寒證以陽明府之胃家實屬之三陰此其貽害匪小疑非出自先生之手祝崖祁氏不云乎此書晉省鈔本甚夥然多祕而不宣彼此參攷多不相符則雅樂之爲鄭聲所亂多矣而於陽明混作三陰似乎病至陰經始有下法則大背南陽之旨尤有不可不更正者因爲移易篇次改定體例以文科八門釐爲八卷另附生化一編繁者汰之冗者節之雜者一之經營咸豐年斷手同治初悉心讐校乃成完書誠欲求得廬山真面目庶讀者開卷瞭然而非敢有塗改點竄之意也凡先生之亮節高行散見於馬文甬義士傳李子玉儒林傳及觚賸鶴徵錄亭林文集小長蘆詩

七
卷一
集中者當再摻羅成帙以光益是書俾承學之士如見先生焉豈但爲醫家言哉錄成敘其顛末如右

重訂綺石理虛元鑑序

綺石理虛元鑑一書傳於其門下士趙宗田而刻自慈溪柯君德修者也惜趙不言綺石姓氏惟於原序中約略知爲勝國時人其少子躬罹世變家國滄桑未經授梓可見德修以前世無傳本而德修實得力於是書故不忍聽其沈埋剝蝕而以梨棗壽之其用心之厚誠有如晉亭陳氏所言者而德修所刊本亦未盛行於世故世不多見此本余自友人處借鈔得之服其治虛之法於陰虛主清金於陽虛主建中歸本

肺脾超出乎專事腎家者。徒以桂附益火。知柏滋陰之上。可與吾蘇葛可久養道丹房十藥並傳。惜余所見鈔本。體例混淆。先後陵躐。所載方。或舉藥名。或爲歌訣。均未盡善。原本不可得見。無從讐校。乃爲第其先後。一其體例。分爲五卷。以理虛總論爲第一。羅列病證爲第二。治病餘論爲第三。用藥宜忌爲第四。脈法列方爲第五。而於非弱諸證。復引申一二條。以盡之。刪繁補漏。久之亦不記是誰語。總以令人不成虛勞。斯爲治虛良法。若已爲人引入怯門。則吾見其入而不見其出也。嗚呼。理虛之道微矣。

重訂吳又可溫疫論序

疫有兩種曰溫曰寒以其病爲大小相同長幼相似如役使如徭役故古人謂之役後人稱爲疫至宋以後又稱爲瘟瘟卽疫也溫與寒則疫中之兩證也若必以溫瘟爲一字則豈疫之溫者可名溫溫而疫之寒者亦可名寒溫乎卽此已說不去矣又可之所謂疫卽宋以後之所謂瘟故言疫不當再言瘟言瘟不當再言疫而味其所論則實論疫中之溫者不論疫中之寒者且只言疫中之溫者不言不疫之溫者以其所遇崇正辛巳之疫固是溫疫不是寒疫然則其爲書也自當名之曰溫疫論乃人云亦云漫不加察書之意不錯而書之名則錯讀者不知其書名之錯而轉謂其立論之非則又

錯中錯矣。呂樸村曰：若以又可此書治溼溫證方合。此言正不盡然。蓋溼溫而在無疫之年，則僅爲溼溫之病；溼溫而爲有疫之年，則便是溼溫之疫。又可所遇，旣爲沿門闔戶病狀相似，則竟是疫。疫之狀類溼溫，則竟是溼溫之疫。必謂其不當言疫可乎？書中傳變一節，謂有表而再表，裏而再裏者，有先裏後表，但裏不表者，及挾熱痢一節，謂有熱結旁流者，有膠閉而非燥結者，皆爲又可特識，能言前人所未言，厥功偉矣。但其書名，則定應改正，而於書中之混雜不清者，亦一一釐訂之，誠以此書實有至理，足爲寒疫外之溫疫垂一治法，而正未可執不疫之溫，自亂其例也。

重訂戴北山溫熱論序

北山此書以溫熱與傷寒辨條分縷晰逐病疏明傷寒之治不混於溫熱溫熱之治不混於傷寒誠於秦越人四曰熱病五曰溫病之異於二曰傷寒者分疆畫界不得飛越一步矣然其書明是溫熱而其書名則曰廣瘟疫推其命名之意固本於吳又可瘟疫論而欲有以廣之故篇中或稱疫癘或稱時疫或單稱疫一若自忘其爲論溫熱者是傷寒之與溫熱北山能辨之而溫熱之與瘟疫北山亦混之矣余始不解其故久之而始恍然悟曰吳氏書名瘟疫而不自知其所論但爲溫疫戴氏專論溫熱而不自知其書之不可以名瘟疫更

合兩家觀之、在吳氏自論疫中之溫、而仍不免糾纏不疫之溫、在戴氏則專論不疫之溫、恐人於陽明溫熱之病、誤用太陽風寒之法、特於書成時、未加檢點、仍沿俗說、以瘟疫之名、溫熱之病、只與刪去論中屍氣腐氣等語、及後幅大青龍一方、此外則絕無躡入瘟疫之處、亦無夾雜傷寒之處、余愛其論之精、而惜其名之誤、乃於凡所稱時行疫癘者、悉改之曰溫邪、其開首云、世之治傷寒者、每誤以溫熱治之、治溫熱者、又誤以傷寒治之、四語、則余所綴也、有此一提、而所以作書之意、乃先於卷端揭清、卽爲之改題曰溫熱論、則此書實足爲溫熱病正法眼藏矣、

徐刻莊在田遂生福幼兩編序

世有云小兒爲純陽之體者妄也而於兒科痘驚兩證率以
腦麝散其元氣蛇蝎增其惡毒金石墜其眞陽沿訛襲謬爲
小兒厄固不待言卽於痘主清熱解毒於驚主瀉火開痰其
在痘之初發果有實熱驚之初起果有痰火者何嘗不是正
治之法而凡陰寒之體敗壞之證病已至於末傳而仍執此
初傳之法亦未有不僨事者徐少山署正慨之思惟毘陵莊
在田遂生福幼兩編最爲善本爰屬柳孝廉質卿重校付梓
以廣流傳而索余序夫痘異於瘍其誤在以治瘍者治痘張
仲貞痘疹慈航引可證也驚卽是瘥其誤在不以治瘥者治

驚方中行痙書一冊。喻嘉言寓意草沙宅一案。可證也。以痘而論。在田之法。異於費建中。同於聶久吾。而正未可概以久吾時之治。治建中時之病。於驚亦然。蓋病在初傳。或聶非而費是。病到末傳。則費非而聶是。初與末之不同。而治亦大異。余治小兒。悉本此數家。然以應無窮之變。則莊法尤爲得力。少山是刻。亦遂生之德也。福幼之慈也。所願閱是編者。凡遇痘驚末傳之病。勿復執清熱瀉火初傳之法。則少山之澤及天下嬰孩者。豈淺渺哉。

余友上虞鄭子鐸。貳尹子澂。銑病劇。余以莊法遙治之。得活。然同里有戚友。則又曾以莊法天其一子。不可不記。

莫枚叔研經言序

歸安沈子彥模余快壻也。初來謁，卽盛稱其師莫枚叔先生之爲醫，有不可一世之概。余心識之，謹以拙著初藁介沈子求正於先生。而先生亦郵寄所撰研經言兩冊屬校，并索爲序。歲晚尠暇，及春乃卒業。而後歎先生之學之博，識之邃，深造而自得者，有如此也。於是乎作而言曰：今之世，一有病無藥之世也；一有病無方之世也；一有病無醫之世也。徐靈胎嘗云：醫非人人可爲。夫本經靈素上古之書，卽非蓬心人所易領會。而如南陽一脈，下及脈經，病源千金外臺之所言，則皆隨時隨地尋常習見之病，而皆視爲烏篆蟲書，不可測識。

曾不能用其一方一藥。尙何醫之足云哉。君舉於鄉。不樂仕進。枕經薛史。邃於小學。出其緒餘。以讀醫家言。爲之審音義。詳訓故。以經解經。以方合病。遂乃病無遁狀。方無虛設。此王叔和所以云對病自有眞方。而知世所稱古方。今病不相能與。夫南方無眞中風。江浙之地無傷寒者。蓋先不能知古方之意。故不能得古方之用。不然。夫豈不知今之病。固不異於古所云哉。如君之學。若漫譽以高出時輩。則是誣君而已。豈是能知君者。君所著尙多未成之書。然當請以此冊先付手民。俾自今以後之病家。幸得遇識字之醫。而免天札也。里居戢影。韓陵片石外。無可語者。春深矣。將鼓枻來游茗雪間。登

君之堂以所學相質證然亦匆匆耳沈子何幸而得立雪君門也是爲序

李冠仙仿寓意草序

讀書而不臨證不可以爲醫臨證而不讀書亦不可以爲醫蘇長公有言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故惟讀書多乃能辨證亦惟多讀書始能用方彼之不用古方者非棄古方也非真以古方爲不可用也直未嘗見一古方耳善用方者且讀無方之書不執方以治病而方自與病合而方亦自與古合余持此論以臨人病久矣今讀京江李冠仙先生書而歎其能讀書以臨證也喻嘉言寓意草未議藥先議病自是

良法先生本之以作此書紀其生平治驗若干篇使人心追手撫有可取法而又矜平躁釋絕不以盛氣凌人此尤其高出西昌之上者也中翰汪君藥階自京江來攜以示余屬余爲之序余校讀數過訛者正之先生有子盍卽梓以行世俾世人知臨證者必多讀書而後能辨證亦必讀書多而後能用方今病旣皆爲古人所言不卽知古方亦可爲今病而用耶余於臨證亦多心得惜不及就正於先生而昔在京江側聞先生重游潁水事中年教授鄉里其門下士多有登科第者則先生固以文名而不徒以醫傳也是爲序

書柯韻伯傷寒論翼後

仲景自序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則傷寒雜病皆在論中非論外別有雜病可知故傷寒論六經提綱言六經之爲病不第爲傷寒一證立法也慈溪柯韻伯深明之於所著來蘇集外復作傷寒論翼謂仲景雜病卽在傷寒論中而傷寒中亦最多雜病參錯而見故仲景之六經爲百病立法傷寒又爲百病之首傷寒雜病治無二理總歸六經之變見人於治傷寒時但拘傷寒不究六經中有雜病之理治雜病時又以傷寒論之六經爲專論傷寒絕無關於雜病韻伯可謂善識時弊者矣嗟乎傷寒而外皆雜病病不離乎六經自不讀傷寒論旣不知傷寒所重在六經又不知六經卽兼言雜病而六